父亲母亲

听母亲讲谚语

□ 任炽越

母亲学历不高，履历表上填的是初小，但她从小聪慧，靠着自学能读《红楼梦》与《金粉世界》等书。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母亲经常会讲一些通俗、生动的谚语，似画龙点睛，往往一语切中要害。这些谚语看似浅显，却蕴含着生活哲理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
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谚语，是在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。那年冬天，我的棉袄破了不能穿了，母亲就拿出三姐穿剩的红棉袄罩件外套，让我穿着上学。在上体育课时被同学们发现了，他们就把我朝女厕所推。第二天我宁愿冻着，不肯再穿了。母亲知道后就问我为什么不愿穿？我说这是“小姑娘”衣裳，我不穿！母亲也不说什么大道理，只说了句“好马不配金鞍，照样日行千里”，“脚脚踏在路中央，管他旁人说短长”。翌日，我又穿着红棉袄上了学校，不是听懂了母亲的谚语，而是屈从于母亲的威严。但事后想想，这两句话确有道理。

我们学校里有一对双胞胎，从小被父母宠着，不好好念书，总是在班级里调皮捣蛋。今天敲坏了玻璃，明天撕坏了女同学课本，老师看到他们也很感头痛，经常去家长那儿告状。家长除了给予一顿“竹笋拷肉”外，也无他法，小哥俩消停了几天，又屡教不改，故伎重犯。有一次，他俩把我新买的铅笔扔出了窗外。放学后，我把双胞胎的“劣迹”，讲给母亲听。她听后哈哈大笑，说真是“阿青阿黄、一搭一档”，“老米饭捏煞不成团”。

我中学毕业去了浦东一家翻砂厂学徒，母亲非常高兴，说不要嫌单位小，要珍惜这个机会。报到前的那天晚上，母亲嘱咐我，上班后要尊重师傅，要求上进，与同事们搞好关系，千万不能“屋山脊头开门，独来独往”。生活中很多事情，你“不布春风，哪来夏雨”。我听从母亲的教诲，不怕吃苦，努力工作，搞好群众关系，不久就入了团，后又被抽到科室工作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调入了市级机关。有一阵子工作繁忙，到父母亲那儿去得少了。那天周末，机关发水果，我骑了自行车将水果送到了父母亲那儿。母亲看到我十分高兴，硬要留我吃饭。饭间说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，母亲又一次提醒我，一定要诚实做事，清白做人，她说“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”，老辈人讲，“门背后拉屎天要亮，被窝里吃果终会显。”我把母亲的告诫牢记在心，始终踏实做人，勤勉做事。

有一年，上海“闹”甲肝风波，很多亲朋都中招被隔离了起来，全城搞得“人心惶惶”的。那天我与妻子特意去母亲那儿吃饭，顺便关心一下父母亲在疫情中的日常生活。面对疫情，母亲却一点也不紧张，她说得病的人都是嘴馋，吃了毛蚶而被染上的，我前几年也喜欢吃毛蚶，这是我们宁波人的最爱，开水一泡，味道鲜嫩啊！幸好现在胃不好，不能吃了，躲过了一劫。这时，甲肝病人的数字还在上升，我让母亲当心一点，尽量少外出、勤洗手。母亲笑道，政府现在正全力战疫，“任凭雨如注，总有天晴时”；你不要看现在“鸡毛满天飞，总有落地时”。我见母亲如此平静，放下了心，并为母亲的自信点赞。

今年清明，因非常时期而无法去汇龙园“看望”两老，只能在心中遥祭他们。在庚子年春天，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中，我想如母亲还在世，一定会说出更精彩的谚语。我仰望天堂，猜想着，母亲会说出怎样的谚语呢？

在现场

仲春余村行

□ 卢炳根

仲春时分，著名竹乡安吉，送来漫山遍野满目青翠。地处天目山余脉的余村，更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。绿的是，全村山地生长的翠竹和树丛，如黛茸茸的植被；红的是，高低错落的民宿和农家乐建筑的外墙和顶穹。

2020年3月30日，习总书记在时隔15年后再访这个山村，给当地民众和浙江大地，掀起了又一股春天里的热潮。

数天后我应安吉发小们之约，第三次去余村——从第一次的新奇，到第二次的惊讶，再到今天的赞叹。

宽敞整洁的柏油铺面的村道，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，仿佛闪烁着亮光。村口处的南侧，村公园的池子旁，矗立着一尊数米高的巨笋形石碑，上面镌刻着习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，这尊石碑，似一座航标，让我们记忆犹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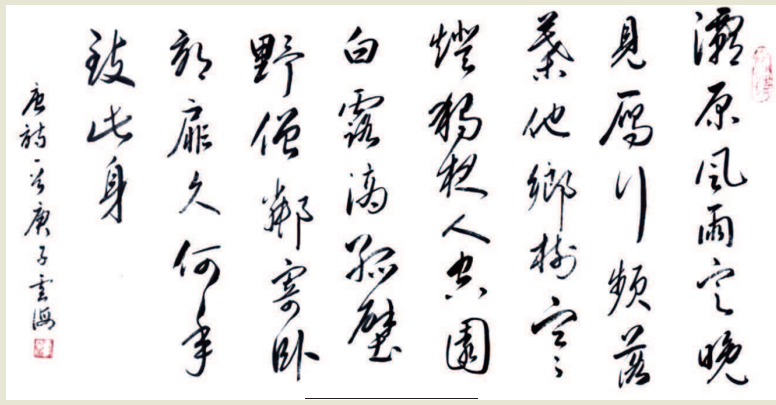
移步换景至村委会旁，是一座白墙黛顶的文化礼堂。习总书记当年在浙江任职时来考察调研，就是在这里召开了座谈会，与村委会干部、群众代表，共商山村的发展大计。村委会当年就下定决心，关闭致使环境污染的石矿和水泥厂，走生态发展乡村之路。通过15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走出了一条发展竹林、农家乐民宿和乡村休闲旅游等绿色产业路子，从生态中掘金进户，壮大了村级经济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包。乡村治理、乡村党建也强全起来。

沿着村道再往前行，两旁的翠竹绿荫中，点缀着数十家民宿和农家乐。在翠绿铺地的小院中，透出格式迥异、整洁优雅的屋宇，淡雅的餐厅，舒适的客房，使莅临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凡山之野菜，竹之鲜笋，田之农蔬，棚之家禽，这一种种取之自然的食材，经过厨师们的精心打理，却都是一道道美馔珍馐。甚至山村每一缕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，都是餐桌上久存不逝的香味。

位于村西尽头的半山腰处，正是当年曾硝烟弥漫的石矿所在地，从现存的一片片刀削般的石头剖面看，尚可想象曾经的场面。村里现在正在将此设计修筑成一座石矿遗址公园，以示后人铭记：当年村民如何醒悟，保护环境，铭记历史，更加珍惜现在，展示更加美好的未来！

春雨霁霁，我们看到村民们在冒雨整理藕塘，在竹林中割去竹下杂草，在各家田地里收拾农蔬……一片繁忙而勤奋的景色。这时，村西头天际上，绽放出桔色的晚霞。

呵，春天的雨，说停就停，明天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景美民富村强人和的新余村，又将迎来崭新的一天。



书法 顾云海 作

老有所乐

蘸着酱油吃

□ 魏鸣放

一直想着，带上酱油出行远门。

一般大大小小点心店，里面包子、饺子和馄饨，或油条、大饼和粢饭，总是应有尽有。桌上，一般调味品如辣酱、米醋或蒜泥之类，也是应有尽有。

然而，唯独没有酱油。

以为，唯有酱油，才能以简单酱香，吊起整个油条的咸香。油条或嫩，或老。嫩者，金黄灿烂，入口脆弹，配之以生抽最好。老者，绵软，劲道，配之以老抽为佳。在油条一头，小小尖角上，蘸上一二滴酱油，这叫注魂，在食品中注入美食之魂。

酱油，调动了咸淡浓鲜香，会在你的嘴里，炸开一朵硕大的大丽花来。

春天里，江南人家的腌笃鲜。白汤猪爪，猪爪者，粉红酥烂，美人出浴，“侍儿扶起娇无力”。上几滴酱油，晕化，“始是新承恩泽时”。咸肉，猩红。嫩笋，白绿。木耳，墨浓。出自乳白鲜汤，一一小蘸酱油，舌尖之上，小停，然后囫囵而下，一时酱香和合咸香，弥漫了远近世界。

在麻辣烫小店，有一种鹅肝，二三两重，像是小型芒果，外形金黄，内中汁浓，极像是一块纯黄的金坨，柔柔的，沉沉的。本来微咸，上一滴酱油，“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且看，鹅肝如脸，桃李春风，下端：“点绛唇”，额上：“美人痣”，如此美色美味，让你心虚，不好意思面对。

小的时候，早上泡饭，都以乳腐，或以咸菜下饭，总是没味，“嘴里都淡出鸟来了”。偶尔，家里改善伙食，我们三个小孩，每人半根油条，蘸着酱油吃。

姐弟三人，七岁、五岁和三岁。一个个贴在墙角，坐着，双脚伸入椅子下面，也即家里大方桌的大方凳下，一边吃咬，一边晃摇。

前些年，有一对中年夫妻，带着十岁的儿子，在东北哈尔滨的朋友家里做客。早上，热情的主人买回全部早点，也有着油条。不料，朋友的儿子对主人说：在你们家吃油条，怎么没有酱油？当然，这种吃法，主人从没听说。

油条蘸酱油吃，这是上海人的吃法。

不用说，那位朋友的儿子，从小在家看着他的父母，吃油条必要蘸上酱油，仍然还是我们小时候的习惯。童年，也会遗传。

童年，总是一生中最好的调味。

散书之痛

□ 周彭庚

“忍”痛割爱”之痛，十二年前我经历过。

退休前夕，妻子几次打来电话，让我把藏书“处理”掉，因为实在无它们的立锥之地。两橱书都是“公开发售”的普通书籍，但现在决定要割舍掉，突然升腾起一股不舍之情，因为每一本书都承载着我的一段经历。

爱读书，大约十岁时刚刚能把文章读通顺就开始了。那段时期，长篇小说喷涌而出，传阅甚广，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日》《红岩》等，我都囫囵吞枣地读过。

鲁迅的《呐喊》《彷徨》和《朝花夕拾》以及《二心集》等几本杂文集，是在插队时陆续买的。小镇书店可买的书不多，但鲁迅的书却占一席之地，每逛书店，顺便带回一两本。

《古代文学》《现代文学》这两本书，纸张黄黑，字粗墨淡，装帧粗糙，带有明显的“赶制”痕迹。这是1978年入学时，学院匆忙组建的编辑组，快选快印赶出来的，虽粗疏些，却解了燃眉之急。下乡插队到考取学校，犹如从“米萝”跌进“糠萝”的人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历程，全被它激活。

小小书橱前，踱来踱去也就三两步，如何“处理”这些书，却让我颇费心思。

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多年前的学生，在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双目只盯高考题”的背景下，每次放假，他都要找我借两本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文学书带回去。他现在是邻近一个中学的老师，下午就赶来了，挑选了5本书。我让他多拿几本，他说，肯定还会有人需要的，“利益均沾吧”。

我们语文学科的老师陆续来了，他们的目标是“查漏补缺”。接着是近年分配来的一大群，我打开门后，他们还你推我让，不好意思进门。再三邀请，他们才进来，直奔书橱，惊呼连连：“这么多的书啊！”很快，为争一本书，叽叽喳喳，全没了刚进门时的腼腆和羞涩。

时近傍晚，宿舍楼内渐渐热闹起来，听着楼道中上上下下的脚步声，我盼望再有人敲门，把剩下的几本书“认领”去。